

#### 第四個傳統

「每一個組別應是自治的，足以影響到其它組別或整個戒酒無名會事務者為例外。」

「自治」是一種具有高尚含意的觀念，但對我們而言意思只是說，每一個A A組別絕對可以照自己的意願去處理事情，除非會威脅到整個A A事務為例外。這個傳統和第一個傳統引起同樣的質疑：這種自由不是一種很愚蠢的冒險嗎？

在我們的十二個步驟和傳統上，多年以來我們已嘗試過所有能想像得到的越軌行為，那也不足為奇，因為一般來講我們的團體是由一群自大的個人主義者所組成。我們這些「混亂的產物」曾違抗地以各種方式玩火，竟然從中未受傷害地走出來，而我們認為，因此變得更有智慧。正是這種越軌的行為才能造就出一種嘗試錯誤而自我更正的過程，在上蒼的恩賜之下，這個過程把我們帶到今天的狀況中。

在一九四六年，當A A的傳統初次出版時，我們已經確信，一個A A組別幾乎甚麼折磨都能忍受。我們明白的是，一個組別如同個人一樣，終究必須遵從那些保證生存、經由考驗而成的原則。我們已發現，嘗試錯誤的過程是十分安全的，我們對此那麼有信心，以致A A傳統的原則。

原本聲明書中包括這句很有意義的話：「凡是為了保持清醒而聚集在一起的兩個或三個人，就可以自稱為一個A A組別，只要他們以這個團體，不附屬於別的組織。」

很顯然，這一切表示我們已獲得了勇氣，使我們敢聲稱每一個組別是個別的實體，絕對可以靠自己的良知為行動的指南。在規劃出這種廣泛的自由時，我們發現只需要張貼兩個風暴警告：一個組別不應該做出對整個A A有重大傷害的任何事，也不應該與任何事物或人扯上關係。假如我們開始把某些組別稱為「贊成酒精」或「反對酒精」，把別的組別稱為「共和黨」或「共產黨」以及把另外一些稱為「天主教會」或「基督教會」，就會產生真正的危險。一個A A組別必須堅定循正軌而行，否則它會走入絕望的歧途。保持清醒非得是組別唯一的目標不可。在所有其它方面，意志和行為上十分自由。每一個組別有「出錯的權利」。

當A A還無經驗時，有許多熱心的組別正在形成。在某一個城市裡，有了一個能力極強的組別，市民對它如同鞭炮般火熱。沈於幻想中的元老夢想會有很多革新。他們認為，城市需要設立一家規模很大的酒癮治療中心，各處的A A組別將會複製這種試驗性的機構。在一樓要開一個會所；在二樓他們會幫助酒鬼清醒過來，且供給他們錢用來償還債務；在三樓可以建立一種教育計劃，當然是無爭論性的。在想像中，這家光彩奪目的治療中心會再多蓋幾層，但暫時有這三層已算是不錯的開始。這一切需要很多的本錢；都是別人要付的錢。那邊富有的市民

則贊同這個計劃，信不信由你。

然而，在這群酒癮患者當中也有幾個保守的異議者，他們寫信給基金會\*（在紐約市的A總部辦公室），想要請教總部對這種現代化的中心有甚麼看法。他們也聽說，組別裡的一些元老即將向基金會申請書面許可，以便使一切能好好的定型，這幾個人因而感到不安和懷疑。

當然有一位推動這個計劃的主事者，是一位特等的推動者。雖然收到基金會的建議，說它不能發行甚麼特許狀，並且指出在別的地方，每次把一個A A組別跟醫療或教育界的計劃連在一起時，結局都很糟，可是這位推動者用他的口才來消除組別間所有的不安。爲了讓一切更安全，推動者組成了三個法人組織，而自己擔任三者的總裁。漆好油漆，新蓋的中心發光了，一種溫暖的感覺由此瀰漫著全城。一切很快就活躍起來。爲了確保無漏洞、不間斷的經營，他們則通過六十一條規章和條例。

可惜的是，這光明的情景不久就越來越陰沈。混亂取代了安寧。他們發現，有些酒鬼渴望教育，但卻不相信自己是一個酒癮患者。別人似乎認爲，也許一個貸款是個性上所有缺點的治療靈丹。有些人對會所很感興趣，但這只是爲了解決寂寞的問題。有時候，蜂擁而來的申請者

\*註：請看第三個傳統中第一百二十九頁的註解。

對三層樓的活動均感興趣，統統都想參加。其中一些人從樓頂做起，一層一層地往下進行而當成會所的會員。另外一些人始於會所，大喝一場，被送入第二樓的醫院，然後登上第三樓的教育部。此中心的確如同蜂窩一般活躍，但與蜂窩不同的是，情形是一種複合的混亂。一個A A組別本身簡直無法處理這樣的計劃，他們遲遲地發現這個事實。後來，當然這一切就爆炸出來，有一點像過去的那天，某一個工廠的鍋爐爆炸案一樣，轟然而起。一種令人窒息的恐懼和沮喪的寒慄氣氛沉落於組別上。

當那種氣氛消散了以後，有一件奇妙的事情發生了：那位主要的推動者寫信給基金會，信上寫著，他後悔沒有多看重一些A A的經驗。然後，他另外做了一件事，將來此事會成爲A A年鑑中的一個經典：他用一張像高爾夫球分卡一樣小的卡片，封面寫上：「某某城市的頭號組別：第六十二條規章。」一打開卡片，觸目可及一句噲人的話：「別把自己看得那麼重要！」

就這樣子，在第四個傳統之下，一個A A組別會運用過它出錯的權利。另外，此組別爲A A做了很重要的服務，因爲它後來謙遜地願意應用所學會的教訓。組別的人笑著，就又把自已檢回來，重新開始了，已經往上進階。甚至那幢中心的「建築師」，站在他夢想的廢墟中時，還能笑他自己——那真是謙虛的巔峰。